

情感的符號 張梅芳

世界何其嘈雜？有時我們並不容易聽見自己心底微弱不明的響動。所有的心念、訊息，紛擾來去，多數時候我們的內在處於聾盲瘖啞的狀態中。我們向某某、某某學舌，企圖複製成更多的詩行；或者急於釐清現下，而遠離了詩。然而最不容易出現的自覺，深刻的自覺，應該出現在一首好詩、和一本好的詩集裡。這名創作者專注、凝煉、嘗試，從心之井底，把純粹的回聲打撈上來，顧城引用西班牙詩人洛爾迦的句子：「啞孩子在尋找他的聲音」。（有人會在遠處，靜默聆聽。）有人則一直試圖調整音質，校準到最理想適切的語感狀態之中。

因此更得要迴避那些粗略的感想，生活裡伸手一抓的浮沫，輕易、便利、取寵，自覺的詩人得明白捨棄什麼或擷取什麼。有些詩人以文字磨利感官，或左或右的試著機鋒，黛玉曾自評：「到底傷於纖巧些」，然而詩人必得是最嚴格的檢視者、最危險的試驗者。儘管不夠傾向大歷史大敘事，不見得全有益於濟世救民、革故鼎新。但有時我極其偏執地支持這類型的創作理念，「我的孩子，必須有這種小事 / 才可以讓生命活下去。」在學院裡，擘劃出一個無邊界的生態園區，當成詩人的超越。

「……技能，僅僅是物質材料的組合，或者是為了人的需要對自然物質的一種修飾，它不過是對現成東西加以安排而不是一種創造。與此相反，一件藝術品則要遠遠高於對現成物的安排，甚至對物質材料的組裝。有些東西從音調和色調的排列之中浮現出來，它原來是不存在的，它不是材料的安排而是情感的符號。」

看著這些原來並不存在的「情感的符號」，以及隨符號而來起伏呼息的波

動，我彷彿識得這文字的來歷，這文字主人的精神實體，他對應世界的方式，他的知感經驗，他的生命關懷，以及他對文字操作的態度和習性。這些文字的形神，有些銳利，有些細微，有些朝向外界，當然也有很多內部傷害的本質，也就有可想見的愛、隱忍以及溫暖。

於是讀到〈缺口〉裡深入日常的情愛：「你靠著她頸項，鼻尖深陷她身體 / 想起她早晨撩起頭髮 / 問你哪天要去游泳 / 想起一間深夜的超市 / 你們突然地擁抱，再擁抱 / 她撫揉你的髮梢像要剝落靈魂」。讀到家族血親之間的拉扯：「他不會叫，媽媽 / 還不能自己出去玩 / 偶爾母親會陪他 / 拿美工刀在他的手上畫畫 / 畫長長的掌紋 / 寫父親的名字 // 母親和他的男人習慣 / 把菸熄在他身上 / 因為家裡沒有 / 菸灰缸」（〈好命〉）。或可遇見內在的崩毀：「你看見事物紛紛落下 / 揚起一些灰塵 / 你感覺到地鳴 / 海面退出地平線外 / 真空般安靜 / 此刻陽光異常刺眼 // 你知道你就要看不見了 / 就在下一秒」（〈感覺練習〉組詩中的〈憤怒〉）。還有一些自我與他者的顯影：「他沿著血跡走近 / 說他是愛著了 / 一切的不美好都其實美好 / 他深深愛你殘疾的思想 / 斷缺的雙臂 / 愛你癱瘓的下肢 / 失能的心 // 你們將一起走 / 海面再不會有別人的漣漪」（〈無題 04〉）

我們對詩還有怎樣的期待？在我們已身經文字百戰而衰老重複的此刻？詩集中最常出現的「孩子」，是否能引領你的目光看出成人情感世界的形狀？「孩子」是否是我們內在的還原？在嘲笑、世故、詐騙、暴力之後，清醒的還原？藉由詩的還原，才更進一步進入輯四「有神繁生」的意識中？

許多像是戮力張口才浮露而出的字句，越來越深邃地說著得來不易的悟念：

「慢慢習慣了祂的健忘 / 也不再過問世界 / 究竟是不是祂的」(〈有神〉)、
「失去聲音之後妳 / 開始聽見其他 / 聲音是能量傳遞 / 是宇宙震盪 / 產生的
漣漪 / 妳變得更知覺 / 慢慢長出了觸角 / 妳變得更溫柔 / 妳的脈搏會是他來
到世界 / 初次聽見的聲音」(〈凡生〉)。詩人的感知像是充滿了另一層次的
理解：「老人說話的時候 / 你要專心聽 / 那是世界 / 蛻化後的悲傷」(〈無欺〉)。

文字有了生命的重量，啞孩子說出了自己的語言。與明信的師生之緣很可能是
頻率的关系，我們的溝通幾乎毫無阻礙，我很愉悅地感受到，我們在
差異不多的頻寬裡追尋詩的核心價值。猶記這個男孩子上了幾個星期的詩
創作課後，便來找我當指導老師，當時我有點懷疑自己，也懷疑他。然而
他極能穎悟詩裡些微的歪斜之感，或許和音樂、影像或者運動的素養有關。
祈願他努力成長的文字之樹，在風裡搖曳。

阿流 2013 年夏日祝福

沒有身世的人——讀明信與他的詩 吳俞萱

麥可漢內克《狼族時代》裡有個隨處闖蕩的少年，不在乎外界流轉，不屑於誰的停留。他是他自己唯一的守護者，也是唯一的侵入者。他摒棄安全感，樂於做一個沒有身世的人。

明信就是這樣的狼族少年，不去理會更好或更壞的命運，因為他將如實接受一切，無所期待無所等待。這是我們相識時，他在我眼裡的樣子。

我們不常碰面，難得遇見就聊聊奧修、聊聊漫畫、聊聊電影。有次寫信給他，說人的自然狀態就是做到孟子所說的擁有「是非之心」：自己覺得是的，就全心去做，不管這個世界怎麼看待自己想要的；自己覺得非的，就心無旁騖地捨棄，不管這個世界怎麼看待自己捨棄的。他回信說：「那麼，既不覺得是，也不覺得非的呢？像是某些慾念，不是那麼正確卻又覺得無錯。」讀到他說的這句話，我忽然就懂得了他與他的詩。

他手臂上的刺青「X」就像他的存在。他令自己置身在不同向度的事物與不同層次的情感匯流「之間」。於是，他擅寫各種處在灰色地帶「之間」的物我關係。例如〈思念不是愛〉與〈背德〉，以及〈日心說〉：「伽利略告訴我們 /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/ 太陽也不是 / 誰來告訴我 / 你也不是」；〈位置〉：「有些線是看不見的 / 看不見於是也無法跨越 / 不小心踩到的時候 / 聲音會變成灰色 / 原本能輕易理解的 / 變得無法理解 / 例如 // 你的眼神 / 無意碰觸我手背的指尖」；〈盲城 06〉：「去程與回程 / 都有各自的風景 / 習慣了白晝的景深不代表 / 你就能獨自入夜」。

而他的詩作自然投射出來的生命觀，即是「不成為什麼」卻無盡地想像「自

己可能轉化為無數什麼」的慵懶與開放。從渾沌處來，不急著擺脫或釐清，他嘗試感覺渾沌，思考渾沌，成為渾沌。任美好與殘酷的日常生活靜靜流過，不去對抗也不特別擁抱。不拘形式地棲身在各種流動變化的具體際遇與情感思緒之中，成為一名充滿雜質也充滿靈光的，沒有身世的人。